

南湖头条

马科平

晚霞

初秋雨后,夕阳的余晖,洒在关中大地上,原野泛起阵阵绿色涟漪,在天空橙光濡染下,仿佛一幅色调凝重的油画。远远近近的庄稼地和荒草簇拥的土路,迎着炫目的落日,在西方的地平线上,有一大片乌云似的果林被金色的晚霞照得光怪陆离,烟雾裹着霞光,腾起淡青色的云霓,变幻多姿,恬静自然。

我走在不算太高但被刺槐、柳树以及杂草渲染得绿意盎然的渭河大堤上,夕阳染红了大半个天空,一群蜻蜓在头顶盘旋,舞姿翩跹;橘红色的云彩镶上了金色的亮边,一片浩瀚的芦苇被涂上了耀眼的色彩,诡异而神秘。

抬头看西天,夕阳已经失去了耀眼的光芒,变得柔和亲切。青黛的山脊上,一轮血红的落日,正在徐徐下坠。天空的云朵色彩变化极多,一会儿百合色,一会儿金黄色,一会儿半红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红,眨眼的功夫,忽而又变成紫檀色的了,真是色彩缤纷,变幻

无穷。

凭河临风,放眼望去,可以看见渭河北岸旁和河心滩地里的丛丛玉米,扁长的叶子在晚霞中早已分辨不出那红黄相间的成熟色彩。大豆秧喜形于色,扭动婀娜的腰身,高举肥胖的豆荚,摇头晃脑。同样结满果实的花生秧,有些腼腆地低头不语。

渭河波光艳影,流金溢彩,缓缓流淌的水面,碎金点点,浮移不定,涟漪层层,微微平静,像一条宽窄不均的彩色地毯。平日里裸露在河滩上的大大小小的石头也变得珠光宝气起来,煞是好看。飞掠过树梢的鸟儿,“啾啾”鸣叫,呼唤自己的伙伴归巢,那轻灵的羽翼也被镀上了金色。

干了一天农活的乡亲们扛起农具,走在田埂上,露出惬意的微笑。晚风徐徐吹来,轻轻吻过淘气的孩子们的额头,甜蜜中透着温馨。玉米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动,似舒缓轻松的音乐,迎来送往暮归的人群。

晚霞中的村庄,呈现出一幅



鲜活、淳朴的画卷:村头,老人们聚在一起,抽着呛人的旱烟,话语农事,闲谈聊天。大皂荚树下,一群孩童追逐、嬉戏,撒下串串欢乐的笑声。地里干活或外出做工,劳累一天的男人们,此刻也都放松了,趿拉拖鞋,扎堆天南地北神聊。

女人们屋前屋后、忙里忙外,时不时还要对疯耍的孩子一番斥责,偶尔也骂骂懒惰的男人。炊烟升起来了,最后一缕霞光渐渐隐去,整个村庄被暮霭笼罩,晚霞的

光芒愈来愈淡,饭菜的香味在农家小院里飘散,也在村庄的大街小巷游荡。

我的老母亲,坐在核桃树下的竹椅上,与隔壁两邻的婶婶们拉家常。老母亲难得这样悠闲自得,她老了,已是八十岁的人了,还在为儿孙辈想这想那,母爱如山,母爱如水,母爱如佛,老母亲应该好好享受一下晚年了。

看着老母亲轻松愉快的样子,我有些释然。老母亲安好,便是我的晴天。

情感画廊

别视等一等

李柏林



去年暑假,我在报社实习,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名实习记者。可是这个职业对于家里来说并不是个让人放心的职业,他们总担心我会有三长两短,我每天都要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干了什么。

我的实习老师对我很好,任何有危险的事情都不让我干,而且但凡有好事或者见朋友都会带着我,也因此有时候我会晚归打车回家。

我妈为这事非常忧愁,几次都问我能不能早点回去,我每次都把我的实习老师拿出来当挡箭牌。后来不管是正事还是私事,我都说实习老师在呢,我妈对我的那些实习老师耳熟能详,认为有个可靠的老师在旁边应该没什么问题。为了防止万一,我妈把和我一起合租的几个女孩手机号码都要了过去,便于查岗。

有一次我妈问我晚上坐出租车安全不,我说信阳的出租很安全不会有坏人的,如果我碰到说我是记者,他敢惹我我就记车牌号曝光。我妈说那倒可以,只是有些司机就是想谋害记者怎么办,我愣住了,我说那我还是不要和别人说我是记者,就说我是个汉子好了。

我习惯晚上睡觉关机,害怕辐射,有天晚上我明明给家里打了电话才睡觉的,大半夜的时候突然隔壁屋里的女孩跑来把我叫醒让我接电话。我迷迷糊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听见我妈在那头一个劲地问我干嘛,在家里吗?后来才知道,我妈晚上做梦梦到我当记者遇见危险了,打我的电话打不通,所以只能打和我同住的女生电话。他们说睡得好好的,可我妈说没听到我声音就不放心。第二天合租的女孩说,昨晚你妈把我们都吓着了,以为你

诗品时空

生命的模样

樊立燕

当喧嚣和繁华过后沉寂悄然而至
不再蜷曲于安乐窝
翅膀蓄满力量
等待一场华美的飞翔

风雨吹打着尚未平静的心
每一次举望
都是一回艰难的守候
守候的是一个真实的灵魂

两种声音的较量
理性与情感的撕扯
在争斗中
被拉拽得如此之痛

安逸与挑战
谁是最最终的胜利者
当身躯慵懒地贪恋
富贵之乡的温柔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一个自由的灵魂
属于蓝天的空旷 白云的飘逸
涓涓溪流的轻唱
还有那
四季沐歌的荡漾 这便是心的
净化 灵的升华
这便是
生命的本来模样

花语人生

凤仙花

潘新日

刚见到这种花时,我也不会相信老家随处可见的指甲花,竟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凤仙花。谁起的名字,这么好听?可能是深闺里的妖红,也可能是哪个风流雅士,那么的柔软和温婉,把个给点水土就能活,见到阳光就能长的普通花草,出落得如此的小家碧玉,青莲柔柔,竟带着碎步,曼妙地步入你的视野。

其实,迷人的凤仙花还有很多好听的名字,透骨草、金凤花、洒金花、茛茛草、指甲花、急性子、海纳花,这是乡下最普通不过的花,确因了一个凄美的传说而让凤仙花名扬四海。

大自然里,凤仙花是手执折扇的公子,抑或姿态轻盈的女子,总是那么幽静,质朴而绚丽,娇羞的身姿里,花朵藏在叶茎底部,或嫣红,或粉白,总是无声地、热烈

琉璃世界

野菊花

何燕

去年秋冬之际,我在马路的推车上买了一盆菊花。细小的叶子,精致的翡翠绿,连花朵都是那样的祖母绿,我惊叹于它的奇色,问卖花的,你的菊花怎么还有这种颜色的,他说,这有啥奇怪的,就允许菊花只有白色黄色紫色吗,我明白了,世界上有那个词,叫见怪不怪,也懒得再刨根问底,我想,这种花自然有她的奇妙之处吧,谁叫我也是一个遇顽的主儿!

买回来,放到阳台一个阳光普照的地方,老公就跑过来:你这是啥菊花,怎么绿色的!气得我半天无语,我想,让他嘲讽吧,我的花儿你一定要争气啊!不争气的是,里面就有一朵将要凋谢,无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我找了根线把

它绑好,再浇水,松土,拭目以待。

有人说,花儿是娇贵的,我相信,我以前养的一盆茉莉开过了一个季节就枯萎了,以后不管我怎么伺候也活不过来了,害得我差点感时花溅泪。后来捡好养的养,仙人掌!我这盆仙人掌倒是争气,去年夏天买的,虽然我几次铲除了它多余的部分,还是长势很旺盛,上面的部分像冲天炮一样生长,后来没办法就每次都从根部下手,把多余的根部削掉,再植入盆里,想不到人家照样生生不息,形成了三掌合开的局面,我就想,这是代表我们一家三口欢喜快乐的意思吧,所以格外喜爱这盆花,命名掌上明珠。

野菊花,一点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坚强,到了冬天,所有的花都经不住严寒,她也随着慢慢萎缩了,我问了懂花的人,说,你把花头掐了,放到室温适宜的地方,或许还有救,我照办了,被摘去花头的枝桠显得有些突兀,不怎么雅观,也就没有心思再去管她了。